

Name: 潘敬鏗

Country: 香港

時代記

電車走過路軌，聲音深邃如刀割在心，一筆一筆十分利落，但隨萬家燈火熄滅後，聲音靜悄悄的迴散於鎂光燈影之下，剩下盲人導向系統點綴這了無人煙的街道。

乍急還緩，紅綠交錯，「咚咚、咚咚」，耳邊傳來如節拍機跳動著的聲音，是比搖籃曲更教人昏睡的催眠曲，好像工整過頭，如地盤落樁，習慣了，彷彿不再存在。

這是不願意細心聆聽，不注意萬物變化的過失，不公平，是對交通燈的不公道。她不辭勞苦伴隨喜歡寂夜沈思的人，為自言自語的語音間，來一點背景音樂，如庭園間竹竿敲上流水濺出的聲音，隨思路心情時快時慢，洗滌心靈。

「咚咚、咚咚」之外，還隱約聽到一點水滴打在牆壁、窗面的聲音，節奏錯亂，大小不一，顯然侵擾了原來井然有聲的聲音。

好像有點變化，聲音忽然有存在感。

窗框裡，朦朧間，這人望向街道，醉漢、斑馬線、柵欄、籬笆、樹梢統統活於眼眶，於這片和諧的氣氛下，書案上，頭佇不穩，搖搖欲墜，昏昏欲睡，習慣了，無聲彷彿有聲，一切如常。

這些聲音交響著，本是城市的夜間規律，日日如是，直線起角，清楚易辨，是午夜的奏鳴曲。

但這夜卻好像加入了一件平日沒有的樂器，不是夏雨，不知道為何物。

環境常有微細的變化，但觀者未必察覺，眉頭不皺過每一天。

斑馬線之上，走進窗戶，兩側書架之間，放著一張書桌。

暗黃燈光映照著額角的汗水，反光打落在案上的書本與數張淡黃色的紙上，滲透過若有所思的眼神，傳送到神經線之上。

撥弄頭髮至耳背，汗水由額角爬過兩頰，順著柔軟的肌膚，緩緩地隨下巴的斜線，經過微微顫動的喉嚨，纏上於這邊不由自主地糾結著的髮絲，凝著不動。交融過後，部分停在衣領間、倔強地佇立著的鎖骨上，一片濕漉，部分不願停下來，一直隨自然而成的線道向深處流下。

汗水是身體對季節變化的感情流露，是釋放情緒的過程，是勾起人性的原始慾望，是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係。

夏日之風，溫暖柔和。扇葉在轉動，頭髮於空中飄浮，時而擦過肩膀，搔癢與微涼之間，翻起波濤的下擺、挑逗鼻孔的茉莉花香與一個教人衝動不已的對象，形成這午夜的書寫時光。

瞳孔左右來回數遍，途中皆少不色於紙上有水漬的位置停留多百分之一秒。

相信那是被迫添加了疑惑的時間：「那到底那是甚麼？」

信紙傳來茉莉花香，似是花過心機，奈何卻有些趕掉雅緻的水漬，枉這人還留到深宵才打開信封。

雖然文字提及的都是生活瑣碎，字跡不秀，更甚有草書之感，目下如眼中的一條刺。然而以為自己活於戀愛中的人，總愛幻想愛猜忌，再微細的跡象都是他們以為自己活於電影般浪漫的證明；至少有情的人，尚有留給細小事物一點關注的習類，如這人此時此總不自覺地注意著水漬。

不知是夏日，是戀愛，還是風扇吹不醒持續與疲累作戰的人，這人頭腦彷彿隨水漬多了亦漸漸發熱，想極不通，看來心思細密、愛思考的人，一天確必須要有三十小時。

放下那應該是信的物體，執起筆杆，輕描淡寫。雖然沒說出來，但看背影也知道，這人的腦海應該不時擠出「累」這個字，但依依一絲不苟：是因為戀愛，還是習慣？

這，是這人第五個要迎接烏鳴的晚上，但觸覺依然敏銳。

烏鳴取代了人為的聲音，持續了三小時，天色才漸漸塗上淡藍幾筆，比平日久了。

扇葉仍在轉，路軌不再孤單，案上有一頭散髮，不澀巴，反有點濕。有說坐著睡是不健康的，不知這五天以來在建立這習慣的人，又認同多少呢？

「那或許是汗水？還是淚水呢？還是別的．．．」淡黃燈邊，一個人在喃喃自語，試圖將這個問題寫在紙上，用力去寫，但手卻動也不動，動不到，動不到。

「為什麼？」雖答案未至，但鏡頭一轉，畫框內下擺飄揚，翩起紅藍格子色調的舞。急遽的腳步踏過斑馬線，繁囂之道，人車混雜，彷彿只剩下視覺為路人開道，眼前一片西裝人海，他們的眼光堅定又散渙，彷彿只剩下單一的目標：上班、上學。走過的、別過的，都不再重要，不會再有人留意。鳥在鳴，花在放，誰在意。

看著看著，耳邊無聲，剩下思考的聲音：「變化只是晝夜之差，僅僅是黑白之別，何以要描繪的一切卻截然不同？夜裡冷清但物有情，晝間步密卻彷彿無聲。」

「咚咚、咚咚」，細心聆聽，鳥兒的叫聲還很清楚，案上的在頭在動，釋放了被壓著的雙手，面頰如掃過粉雨。這個人打了個呵欠，頸椎的汗水隨之流下，手下的紙上浮現了幾個水印。

眼前還是那幅放著斑馬線的畫，只是背景由黑轉白，迎面吹來暖流。

這個人應該睡不熟，常人平日的夢境何來如斯複雜。

「莫非真是汗來的？」延續剛剛的夢境，或說那延續思考的夢境，這個人好像喜歡小事化大。雖然看到紙上的水印，答案大概都浮上水面，但這人此刻的思考導向好像被愛牽著走。

「應該是淚水來的。」對啊！生出字花的，多數是來自淚水罷。對嗎？成長於媒體之下的人。

一片紅藍格子的下擺在舞動，其中夾雜一些灰褐色，但眼珠是尚美的，色彩鮮艷總吸引人，雖然吸引過後，目光放在哪裡，卻人人有異罷，大概。

於這個空間，頭髮垂直隨引力向下，汗水變成汗跡，但濕的地方還是濕，肩是背也是。

除此，還有半點涼意。

人群間，潛入唯一的白白色塊，似乎剛剛趕到，手還提著紙與筆。

「他在這裡。也是，我怎會找不到。」心想。這種巧合是因為愛？

「問你呀！」眼前穿白襯衫的人，看來有意無意的瑟縮，是極微細的動作，可能只有這個人看到。

「冷嗎？」心想。

「或許真的是汗。」再想。看看身邊的人，只有這一人穿著透光的襯衫，其實其他人都穿著毛衣，彷彿是自己失去觸覺似的。

「這幾點水漬是甚麼來？」手執那半點不陌生的信，指著一二三四點水漬，彷彿要眼前的人逐一訴說她們的故事。

「這些？夏天嘛，少不免不了。我跟你一樣，你看。」他來回指著自己的襯衫與紅藍格子上的白色襯衫。他應該指大家的襯衫都有水漬。

「果然。」她抓著衣領。看來，她猜對了，看來。

「為什麼是汗水？不是淚水？」雖然她自覺猜對了，但卻不怎麼雀躍。

「汗水？不是啊。」

她失落間帶半點歡喜，心思細密，大概都會情緒化，雖然很難看出來。

「說來氣憤，我還想投訴．．．」他續說下去，腦內出現早上在車站邊待邊寫的景象。

突然又傳來那些如子彈亂飛的聲音，是夏季突如其來的音調。

「又來了。」

「．．．雖然投訴都不受理。」

平成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月曜日。

午後八時五十二分。

Source link:

<http://kprotein.xanga.com/727639663/%e6%99%82%e4%bb%a3%e8%a8%98/>

